

蔡骏工作室 中国悬疑星基地

caijunstudio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鱼: 小岛惊魂 / 冥灵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104-0721-5

I. 鱼… II. 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8392号

鱼: 小岛惊魂

作 者: 冥 灵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李 峰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2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721-5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鱼藻	2
----	---

鱼巢	60
----	----

鱼市	106
----	-----

题记

虽然是如此细微的事情，
却深深地埋葬在我心里。
你会消失吗？你会离开吗？
消失在地底下。
也许会飞到高高的云中，
也许没有我你会很快乐。
这么多的种子撒在田野上，
又有哪些能受祝福而发芽？
假如我死了我就不再有，
那样多的忧愁。
你将听不到我说：
对不起……
希望之光在哪里？
我怀疑它正在某处哭泣。

——《寂静岭》天使的房间

鱼蓝



4	一 母女
9	二 废楼血字
15	三 精灵
20	四 暴行
25	五 乌洛波洛斯
29	六 神秘男孩
33	七 鱼蓝的传说
38	八 小武的秘密
44	九 人鱼之伤
50	十 血祀
54	终 重生

一 母女

又下雨了。

文佩喃喃着拉起了窗帘，这是她带着女儿移居到灭罗岛的第二个星期，雨已经陆陆续续下了九天，她几乎记不得这个离岛有蓝天白云的日子，仿佛从她踏上这片土地时起，天色就是灰蓝灰蓝的。

她回到女儿的床前坐好，掀开女儿的被子。

随即她用一双素净的手沾了生姜汁，去揉搓女儿脚心，换一个角度看，绕过文佩的后背，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手中那两只枯柴般的萎缩的小脚。将目光渐渐上移，你可以看到这双脚的主人，你绝不能相信白色被单下是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女孩子。

她看起来就像一只濒死的、长期营养不良的猕猴，硕大又绝望的眼睛与你对望着，就在你想看清她的时候，忽然她滑下了枕头，

躲猫猫似的藏进被窝里去了，只露出一个头发枯黄又稀落的头顶，一个看起来像九十岁老妪的头顶。

忽然，“眶当”一声，文佩皱了皱眉头转脸看去，发现是家养的猫咪小可踩翻了搪瓷食盆，温水泡软的猫粮糊了一地，它知道自己闯了祸，咪呜一声跑走了，踩出一行水渍。

文佩只得趿着拖鞋先去收拾，怕等下小可又来踩，如果不是女儿坚持，她应该不会收养小可。

都是欠债吧，该她还的，文佩沮丧地想着叹了一口气，忽然有人拉动了门铃，这是一个简易制作的门铃，铜铃在屋内，来人只要轻轻拽动门外的绳，铃声就会响。

文佩用手侧刮起地板上的猫粮糊进食盆中，在丁零的响声中有有些慌乱，她把手在抹布上擦了擦，然后走出卧室，穿过走廊，一边捋着散乱的刘海去开门。

来人果然是灭罗岛卫生所的男医生楚权，他披着卖鱼贩穿的那种黑胶雨衣，眼镜已经完全被打湿了。

文佩的笑意很疲惫，但为了迎接客人，她或多或少得有些笑容。楚权忙走进屋，将医药箱搁在鞋柜上，麻利地关上门，然后脱下雨衣，换了鞋子，又拿起医药箱轻车熟路地往里屋走。

“我来的路上，这雨还真大！”楚权说着，忽然扭过头对文佩笑，“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

“什么？”文佩应付似的接过话茬。

“在想如果我一早没听父母的不当医生，没被调到灭罗岛，而是去踢足球的话，现在会不会在阳光明媚的地方生活！譬如阿根廷，哈哈……”楚权果然是在想一个无聊的问题，只是在同文佩调笑。

他们一起来到卧室，楚权很快打开医药箱，用针抽取了一管营养液，然后掀开被子，文佩帮他撸起了女儿的袖子，不多时，针

扎入了女孩肘窝处的静脉，女孩只是像小老鼠般吱吱了几声表示挣扎，谁都不喜欢被打针。

楚权完成这一切后，将一次性针管、针头和药瓶全扔进垃圾桶里，撇撇嘴道：“其实打这种营养液没多大用处，得上科凯恩氏综合症（早老症）的孩子就是在等死，像她这样能活到十二岁的已经很罕见了。我说文佩，你也真可怜，八百万个孩子中才见到这么一例，就被你摊上了。”

楚权看着面前这个牙齿已经脱落的女孩，表情漠然，而文佩只是替孩子盖上被子，向医生报以无奈的附和的浅笑。

“其实你大可以不用这么辛苦，你又不是在赎罪。你知道我除了营养液之外还可以搞到点别的，反正她活着也是在受苦……”楚权说的仿佛不是一条人命，对一个见怪不怪的医生来说，生死可能是一桩冷静又普通的事。

“别这么说。”纤柔的文佩还是生气了，她收敛起笑容。

好吧。楚权冷笑，随即环抱着文佩，一只手伸进了文佩的胸襟。

“别，我说过别当着孩子的面。”文佩试图推开他。

“她懂什么。”楚权并不在意，而是向她亲去。

“我说了别当孩子面！”文佩猛地一推，虽然力气不大，但还是让楚权一个踉跄退了半步。

“你！”楚权有些不满，但他随即发现床上的孩子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那张衰老的孩子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的确让人不习惯，他挤出尴尬的笑容，“好吧，好吧……”

他拖着文佩的手往外退，最后还是把她抱走了。

他们在隔壁房间的床上办完了那事，楚权开始抽烟。

“不如我搬过来陪你吧，这个岛住民之间的屋子距离远，你一个人带个孩子会害怕的。”楚权一手摩挲着文佩的身体，一手夹着烟。

文佩抬头看了看他，这是个三十大几却有些孩子气又玩世不恭的男子，不拘小节，稍微有些粗鲁，虽然戴着眼镜，却长得很壮实，有一张并不让人讨厌也称不上帅气的脸。

文佩在上岛第一天就认识了他，当时他骑着自行车远远从码头经过，双眼一直打量着她，然后她抱着女儿上他那里求医，一来二去，很快楚权告诉她，他可以弄到一种很好的营养液，但价格不菲。

对一个年轻的、经济不富余的妇人来说，他要求得并不过分，和一个男人好也是好，和两个三个都一样，何况她知道女儿需要一些营养补充，女儿早就吃不下固体的食物，对煮得很烂的粥也吃得三心二意了。

因此文佩没经过多少思量就接受了楚权，他不算一个体贴入微的好男人，但他毕竟还是照顾着这对悲情的母女俩。

“还是不要了，你是小岛的医生，和我们这种孤儿寡母搞在一起，对你的声誉不太好。”文佩摇了摇头说道。

“声誉？”楚权笑了起来，“这个岛上的人都把我当游手好闲的懒汉，说来也怪，这些家伙们身体都不错，有些小毛小病都自己在家吃草药硬扛，不怎么爱来找我……这些你都知道啊，文佩，不会是你自己还想等离家出走的老公找到这里，然后一家团圆吧！”

她苦笑，她从没有指望丈夫回到自己身边，否则当大城市的医院里通知她要孩子父亲的血液做病情的遗传因素分析时，她不可能殚精竭虑也找不出丈夫的行踪，他是真的抛家弃子地离开了。

于是她只能带着女儿搬到离岛上过平静生活，她要避开夫家的亲戚的指责还有出谋划策，他们都希望可以不受孩子的拖累，将孩子送到孤儿院，甚至用安眠药结束孩子的生命……

她不想这样，于是当某天她得知女儿想看大海的时候，她决定带着女儿搬到海岛上。

楚权拨弄她的发丝，文佩是一个柔弱恬静的女子，皮肤很白，

双颊上有些浅棕色的雀斑，但这些都无碍于她素雅的容貌，她穿白色连衣裙的样子很美，站在码头上，衣袂飘飘，他正是在那一刻强烈地想要得到她。

“让我住过来陪陪你吧。”他再次请求道。

文佩摇了摇头，“我还是想和孩子一起安静的生活。”

楚权顿时不耐烦了，掐灭了烟头。

一盏茶的工夫，风从木窗缝隙里透进来，一点点地弹着窗帘，仿佛那里隐藏着一个偷窥者，但其实只是树影。在阴沉的雨声中，楚权向文佩讲述了一段四十多年前的旧事，说完，他带着恶作剧似的笑容起身穿衣服，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让人真假莫辨。

文佩问：“这些都是真的吗？”

但楚权没有回答，在他系衬衫纽扣的时候，猫咪小可从衣柜上跳下，正好扑在他的脑袋上，然后把那里当成一个中转站，又一下跳到别的地方去了。

楚权惨叫了一声，右手插入浓密的头发去揉被抓破的地方，然后伸出手来，血。

“你照顾一个重病小孩，还有心思养这猫？！”楚权耸着鼻子，对突然遭遇的小伤口非常不满，他迅速将衬衫束入长裤后推开门走了，又在走廊里想起什么传来一句：“哦，对了，明天我要搭船到城里去，你有什么想买的吗？我给你捎回来。”

文佩穿好睡衣来送他，半倚在门上：“不用了。”

于是楚权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们之间的情谊似是而非，像是都没有真正拿来摆在心上，但又比那样多了一点关切，谁也说不好。

文佩回到女儿的屋子里，姜汁已经变颜色，女儿也睡着了。

连闯两次祸的小可正躲在桌脚下舔毛。

一切悄然无声，文佩端着姜汁碗出去了。

二 废楼血字

从家对面往左走一百米会见到楚权向文佩描述过的地方，那是一幢残破的二层小屋，大门敞开着，房间的地板贴皮早就毁坏了，砾石、尘土、垃圾和破家具是屋中最主要的内容，光线几乎能从小屋的任何地方往里钻，文佩正站在屋中客厅的位置，风吹动着一些塑料袋和破铜版纸猎猎作响。

文佩举起手中的尼康相机拍摄下它们，这是一台专业的摄影机，只是款式有些旧。没有错，文佩曾经一度在新闻类专科学校学习，如果不是爱上一个吃软饭的男人，可能她现在能成为一名记者，而不是困苦遭遗弃的家庭妇女。好在她还能用这些技能，写一点东西投稿给小报，赚些稿费，从她听楚权说了这幢小屋里发生过的一切，她就萌生了将它改成纪实故事的念头。

现在她顺着铁栏杆早已被拆走的水泥楼梯走上二楼，在主卧室朝南的那面墙上，找到了楚权说过的那行字，那行最初是用血写、后来又用红漆描上一遍的字：

“谁没有做错事的时候，请原谅我。”

文佩注视着这行歪歪斜斜且有些斑驳的字，一些白灰块从墙上脱落下来。文佩举起相机拍摄下它，然后她环顾着这间房间，铁窗框也早被拆掉了，窗洞像咆哮的大口，灌入冷冷的风。散开的床架，不成形的床头柜，还有嵌了一半在衣柜中的“红灯笼”牌黑胶收音机……

文佩想这台老式的收音机或许是那个可怜的小男孩最心爱的东西，否则他不会在拆光家里所有可换钱的铁器后，不动这台收音机的主意。

楚权说，这里曾经有一个完整的三口之家——当渔民的余姓丈夫，美丽的妻子和活泼顽皮14岁的儿子小稻。但自从男人酗酒的恶习爆发出来之后，又染上了赌瘾，他开始疯狂地殴打和折磨着家人，直到妻子被打成重伤被送往城里救治，然后再也没回来过。有人说她伤势太重死在了外面，也有人说她跟医院里的男医生好上后一起远走高飞了。

总之她再也没有回来。

她的丈夫还是在宿醉中混乱度日，只是某天忽然痛心疾首地割破手掌，在墙上写下这一行字，不久后，他的儿子又不知从哪里搞来红漆，顺着父亲写的血字描了一遍。

孩子可能是真心期望母亲能看到这行字，能够回来。

但事情没有任何转机，孩子的命运也越来越凄惨，他总是忍饥挨饿，他向醉醺醺的父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饿啊……

男人并没有因为妻子的离去而转性，他对儿子的哀求只是随便

给一些打包回来的剩饭菜对付几天，或者是置之不理，要不就是一顿痛打。男人有时常不回家，孩子便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找岛民换食物，他会蹲坐在楼梯上用锯条一点一点锯下栏杆，锯下窗框，再把它们拖出去卖给回收站。

孩子的眼神越来越冷漠叛逆，有时人们听着他拖动铁器走来的声音会觉得心惊胆寒。对于同龄的孩子来说，小稻长得黑瘦但莫名精壮，身上满是伤痕，没有孩子愿意和他玩，还总是绕着他走路，怕受到伤害。

人们都传说这个孩子将来会遗传他的父亲，充满着暴力倾向。

可是后来连小稻也消失了，有人说他受不了父亲的殴打跳海死了，也有说他偷搭渡船逃到城里找母亲去了，但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也没有见过他的尸体，反而几天后在这幢房子里发现了早已死去的父亲，他喝醉酒后从楼梯上摔下来撞到了头，活活摔死了。

岛民草草安葬了这个男人，就再也没人打理过这间屋子，任其衰败。

文佩从男孩的命运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女儿，黯然神伤，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想要下楼，忽然听见楼下有瓦石翻动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她加快步伐走下楼，随着声音在房中追寻，但是这座废墟中空无一人，文佩一直走到后院，木栅栏早就腐坏了，一直通往树林。

文佩心想可能是野猫什么的动物吧，她扭过头往回走，赫然看见数道门外站着一个渔夫，正直眉愣眼地瞪着他。文佩倒吸着凉气，天又开始下雨了。

渔夫戴着大草帽，提着一只竹篓，用沉闷的声音问：“你在这里干吗？”

此时文佩已经认出他是住在几百米外的一个居民，她刚想回答

他，他却像不在乎这个答案似的转身离开了。

文佩也往外走，脚下一绊，她低头一看，绊住她的是一枚造型奇特的圆环，她俯身从地砖缝隙中拾起它放进口袋里。这时候渔民脚力大，已经走了挺远，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文佩回头又张望那幢房子，渔民也扭头看了看她，当文佩再转身时，渔民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是一个人情疏离的小岛，文佩也不爱与人接触，除了楚权以外，有时候她可以整天整天地不和任何人联系，只是陪着女儿，时常为她揉搓双脚，促进血液循环。

文佩独自回到家中，把铁环的锈斑和污迹洗干净，在窗台前她举起它端详，它露出它完整的样子，是一个铸造成环状的衔尾蛇，头首并不相接，蛇状头部张开嘴仿佛要吞掉自己的尾巴。

文佩好奇于它的造型，但并不知道它具体有什么用，就随手搁在窗台的肥皂盒边上，然后她去女儿的房间，看看她的状况，发现孩子还是在酣睡，便去暗房冲洗今天所拍的照片。

傍晚后，楚权带着些食物和杂志来了，文佩正在给女儿熬粥。楚权坐在饭桌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文佩闲聊，她并没有提到自己今天去过余家荒宅的事。

楚权抽着烟，翻看着杂志，说着今天在城里听到的一些新闻和趣事，每次也抬头，目光总是很自然地落到面前的神龛上，那儿是过去人家供佛用的，现在挂着文佩带来的一幅织锦画像，平时她也为它上香。

“我说这画里的仙女怎么坐在一条大鱼身上？”楚权说着挠挠头，“早就想问了，这是神吗？你供它做什么？”

文佩欠了欠身子，看了一下画像，她摇摇头：“这不是仙女

啊，这是鱼蓝观音。”

“观音？坐大鱼身上的观音？”楚权掐了烟凑上前仔细看了看，“穿得还真是轻纱薄缕啊……”

“这是家里祖传的画像，很小的时候外婆告诉我，画像里的是鱼蓝观音。”

“有什么来历吗？”楚权笑着去掐她的腰，“喂，我说，画得还挺像你的。”

文佩神色淡然，不动声色地躲开了，去给他添茶。“外婆说，鱼蓝观音又叫放生观音，会化作凡人女子在菜市看到超过一百斤的大鱼，就会买下来，说这种鱼，世人是不能吃的，她把它们带到大海然后放生，世人见她手提竹篮，坐鱼而去，就叫她鱼篮观音，后来篮变成了蓝字，这个名字就这样传下来了。”

“化作凡人女子？”楚权站起身环抱着她，慢慢摇晃，像跳二步舞。

“嗯，也有说鱼蓝观音化作凡人女子后，会被人世的男子觊觎她的美貌，带她回家意图不轨，观音就在男子的面前变成骷髅，以警醒世人，尘世诸相都是虚幻。”

“可怕。”楚权啧了两声，其实并不以为然，而是去亲她的面颊，“还好你不会变成骷髅。”

文佩没有躲，楚权想了想纳闷地问：“不过提到你外婆……你在夫家如此的境遇，你自己的家人就不管你了吗？他们也不给你点帮助？”

文佩摇摇头，仿佛触及伤感往事，她说：“自从跟了那个我家里人都不喜欢的男人后，我就跟他离家出走了，后来再想联系家里人也怎么找不到了……断了音讯了……”

“哦，你是私奔啊！”楚权大笑，“想不到你这样素净的女人